

暮朝集

梁 斌 著

- 漫谈《红旗谱》的创作
- 谈创作准备
- 《播火记》再版后记
- 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
- 作家的劳动和生活
- 三访梁斌
- 复读者来信



春 朝 集

梁 斌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有煌
封面设计：朱展程
封面题字：辛一夫

春 朝 集

梁 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5 字数 88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89 定价：0.43元

序

春天来了，天地间充满了无限生机。

迎着春暖，英雄的中国人民，在党中央领导下，甩开大步，已经开始了新的长征。而“四人帮”制造过的冰封雪冻，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除净尽。

即使在那样窒息的岁月里，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行列中，作家梁斌同志也宛然是一株傲然挺立的苍松。“四人帮”搅起的妖风雪雾，只能把茂密参天的松林映衬得更加风骨嶙峋。

肉体上的折磨和摧残，对必将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《红旗谱》的肆意曲解和中伤，并没有压倒这个襟怀坦白、意志坚强的革命作家。当时，梁斌同志怒目缄默着，只有熟知他性格的人，才理解他那透露刚毅性格的嘴角那么急促的微颤意味着什么。而他散步街头时，那根粗

劣的木质手杖的敲击声，难道不是他对祸国殃民的小丑们愤恨已极时的情绪宣泄吗？！这时，人们也会清晰地听见，他那宽阔的胸膛中，正在爆发出一阵阵汹涌澎湃的怒涛声！

迫害没有吓住他。坚强的毅力，也迫使病魔退却了。心脏病刚好些，梁斌同志又重新拿起笔来，进行《翻身记事》的创作。这幅由圆熟的写作技巧刻画出惊天动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画卷，是他继《红旗谱》后的新作。在秘密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，即使是余震时发、人心惶惶时，他依旧泰然自若地坐在抗震棚旁的树荫下，一口气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初稿。

强震无情地威胁着人们，他随身珍惜地带着未完的手稿，当时我深受感动。他日常生活很简朴，棉鞋破了，我曾见他亲自动手缝补。这一切，有谁能说不是革命作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呢？“四人帮”散布的那些诬蔑之词无非是无耻的谎言。他们手段之阴毒无以复加。

如今，阴霾的寒冬终于过去了，永远过去了。人们踏着松软的土地，迎着春日的朝阳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手拉手、肩并肩，开始向“四个现代化”进军了。在这个无比

雄壮的行列里，梁斌同志精神饱满，步履矫健。一次，他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至少要为党再工作三十年！”

为了革命，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年人，每晨准五时起床，无间寒暑地坚持户外锻炼。他日以继夜地为人民写作着。书法、绘画是他写作间歇时的休息手段，但也无形中熔铸着他独特的艺术风格。精力旺盛是作家得以多产的先决条件。继《红旗谱》新版本和《翻身记事》上部印行之后，在创作《烽烟图》的间隙，今年春节期间，他仅用了一、两天的时间编选了这个集子。我们不禁为他的健康而欣喜万分！

革命作家是属于人民的，是属于时代的，也是属于未来的。他们是历史的鉴证人和记录者，又是革命的开拓者。他们的业绩将会给历史添加着永不磨灭的光彩。这就是人们珍视他们的艺术成就、关心他们身体健康的原因。

《春朝集》主要收辑作者的创作经验文章和谈创作经验的实录。梁斌同志是个既善于继承中外古典文学遗产，又勇于创新的作家。他善于运用白描手法，刻画人物用笔洗炼，大多着墨不多，人物形象便已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。他

那雄浑刚健的笔触，确是熔铸了我国的传统文艺技巧以及外国文学精华的产物。《红旗谱》、《播火记》、《翻身记事》，不仅仅是革命激情洋溢的历史画卷，同时，也是我们有机地吸收外国文艺精华，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学遗产，从而能以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的借鉴。这些创作经验，对初学创作者，无疑是极为珍贵的。

我爱这个集子，应命为封面题了字，并欣然为之序。

辛一夫

一九七九年春节于天津南湖畔

写在前面

戊午元月的春晨——过去叫大年初一。这天的早晨，我在鞭炮声中蒙眬地醒来。洗着脸，吃着饺子，鞭炮声应着回音，还在响着，远的、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连续不断。由不得想起儿时的新年生活——过去，在故乡的农村里过新年，是一生难忘的，一进腊月门，忙劲就来了：变米、变面、扫房做豆腐。写春联、蒸血糕、摊炉糕。一到腊月二十几，就是擦香炉、敬神、包饺子、燎草、放炮，忙个不了，一直在高兴、在兴奋之中。

传统风俗：大年初一，要在半夜里起炕，叫做起“五更”，直到现在还在流传。起了“五更”，吃了饺子，就是拜年。成群成伙的，一见面就说：“今天夜里很安静！”对方就说：“没有狗咬。”这个意思就是：预兆天下太平。今年庆祝春节，人们特别高兴，鞭炮之声，彻夜不绝于耳。一是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恢复了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。

二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三是各企业、各工厂超额完成国家计划，职工们都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，过个好春节。人们无不感到心情舒畅。

今天清晨起来无事，把这几年集下的一些旧稿子拿出来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。一篇一篇看着，觉得时间不长，孩子们端进茶来，说：“哟！好大的雪哟！”我立刻放下笔，看了一下表，十二点钟了。扭过头一看窗外，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来，雪光照亮了玻璃窗，什么时间开始下的，我还不知道。我伸手打了一个舒展，说：“好啊！今年小麦丰收，明年又是丰收之年啊！”瑞雪丰年，地气湿润，人畜免灾，是人们最大的希望。

今天中午喝了一杯酒，下午把稿子看完了，个别地方做了一些修改。

我编这个集子的用意，一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约稿，二是集在一起不再流失了。这是过去的东西，是为了描写过去那个时代的。但初学写作的人看了，也许会有一点好处。集子的名称，经同朋友们商量，就叫《春朝集》。

梁 斌

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天津

目 录

序.....辛一夫（1）

写在前面.....（1）

我怎样创作了《红旗谱》.....（1）

漫谈《红旗谱》的创作.....（11）

谈创作准备.....（61）

《播火记》再版后记.....（81）

复读者来信.....（100）

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

——梁斌同志访问记

.....《文艺报》记者（122）

谈塑造人物形象

——访问记.....白东桥记录整理（133）

文学作品的民族形式问题

——梁斌同志谈张庆田的短篇小说

..... 邱惠莲 (142)

作家的劳动和生活

——梁斌同志访问记 潮 清 (158)

拚将热血展红旗

——访作家梁斌..... 马 杰 (166)

三访梁斌..... 黄 伊 (171)

创作和绘画

——访《红旗谱》作者梁斌 邓国治 (179)

保定“二师七·六惨案”四十七年祭

..... (183)

我怎样创作了《红旗谱》

一

有人问我，是什么事物触动你的意念，使你想起要写《红旗谱》这样的一部书。那就是，还在我少年的时代，曾经经历了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经历过的苦难：那种悲愁和辛酸，那种痛苦和折磨，在我少年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此外，我受到了时代的感动，受到了很多事件的感动。

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僻小乡村里，在那里度过幼年时代。在少年时代，首先感动我的，是住在土坯小屋子里的农家妇女，她们是旧社会的最底层，她们在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下，在夫权思想的蹂躏之下，忍受着抚养孩子们的忙累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吃着糠糠菜菜，披头散发，

常常流着眼泪。她们成日为生活操心，为丈夫操心，为儿女操心，一颗火热的心就象悬在空中发抖。她们骇怕，说不定在什么时候，就会有灾祸临门，就会有一只黑手将她的丈夫、儿女或者她自己夺去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时常在故乡的土地上见到她们，感受到她们的痛苦，无数次地被她们感动了。在《红旗谱》中，我把她们写成老祥奶奶、顺儿他娘、春兰娘、朱星家的……广大妇女的群像。也有敢于从苦难中抬起头来，敢于显示她明朗的性格，敢于说话，敢于做事，我便把她们写成贵他娘的性格及形象。

据我所知，那个时代的妇女，十有八九有着婚姻问题的痛苦，也十有八九渴望着自由的爱情生活。但她不敢离开她不爱的丈夫，也不敢奔向她渴爱的情人，只有低下头去在泪水中度过她的一生。也有例外，我把她写成《红旗谱》中的春兰的性格，敢于脱开一般妇女的生活规律，挺起胸膛走她自己的路。虽然她也曾承受了痛苦和磨难，毕竟时代不同了，她的情人是运涛，运涛的背后是一个伟大的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。她也开始冲破重重黑暗，开始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的事业而奋斗。在《红旗谱》开始的

几章中，除了阶级斗争，我首先提出了妇女问题。

在旧中国的时代，象老驴头、冯大有这样的人，并不少见。他们受着严重的传统思想的束缚，咬紧牙关，瞪着眼睛，匍匐在地主的脚下，不住地发出呻吟的声音。在这个时代中，他们还不离开旧的轨道，他们的两只脚被拴在地主阶级的土地上。老驴头的农民性格，是小农经济的产物。

敢于从困难中站起来的，敢于打破封建镣铐的，是朱老巩、严老祥、朱老忠、严志和……这些人物。在旧社会，他们灵魂的深处，是伟大的、朴素的阶级观念。他们敢说敢笑，敢打敢骂，敢于在祖国的土地上行走，在那个时代，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爱情：父子之爱，夫妇之爱，母子之爱。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伟大的友情，敦厚的友谊。当我发现了旧中国时代这些宝贵的东西，我不禁为之钦仰，深受感动，流下了眼泪。我忍住这种快乐的眼泪同他们交下朋友。在旧社会，这也是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方式。

过去有一句老话，说：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真的，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，就从故乡人

民的精神面貌中，窥到这种伟大的性格。于是我把这种伟大的人民性格，尽量赋予我所敬爱的人们，形成他们之间的共性。事实上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，经过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，曾出现过不少这样的英雄人物。我不过是从故乡的土地上综合概括，塑造了这些典型，并歌颂了他们。

二

当我开始读高级小学的那年，上海发生了“五卅惨案”。自此，我们每年到这一天，打出小旗，排好队，在大街上示威游行，喊口号，散传单、写标语。当时，少年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感动。开始读着热情的诗歌、革命的小说，那时，我最喜欢“创造社”的《太阳》月刊。革命文学把我带进了革命，党亲切地教育了我。

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象一颗荆棘刺住我的心。反动派在南方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，在北方也开始了白色恐怖。那颗少年的心好象忍住剧烈的疼痛在发抖。粗具幼稚的革命思想的我象从高崖跌入了深渊。我亲眼看见一个母亲，儿子出走后投奔了“革命军”，她日夜

不眠地在想念。“革命军”北伐了，她在盼望，希望革命军胜利之后，能够见到她的儿子。但是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打破了她的理想，儿子在广州暴动中被反动派杀害了。于是这位母亲由于爱儿心切，几乎疯了，不想吃，不想睡，头发也都脱光了。当时我是多么同情与愤懑啊。由于这个事件的召示，我要写出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给予广大人民的灾难。从那时起，运涛这个人物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成长了。

自此，我懂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丑恶，我痛恨反动派在这一时期夺去了不少人的爱妻、丈夫和子女，把他们砍头或投入黑暗的牢狱。

以后，我在共青团内，在“左联”中，在文学研究会里，在飞行集会上，遇到不少象江涛、严萍、张嘉庆这样的人物，我与他们共同工作，增长友情，成了亲密的战友。直到如今，我还常在梦中看见他们。

大革命失败以后，故乡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与学生运动。其中最突出的、影响最大的是反割头税运动，保定第二师范学潮斗争，博蠡暴动。

那是一个革命的高潮，在党的影响下，伟大的群众的革命热情深沉地感动了我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，象霹雳一声响，落在我们头上——日本侵略者向我们的祖国进攻了。事变调动了人们的抗日救国的积极性，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。

一九三二年七月，保定二师发生了“七·六”惨案，反动派以血腥屠刀镇压了抗日青年，镇压了抗日救亡运动。在这个惨案中，我失去了很多亲密的战友。我为这些战友的被害而悲愤，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，好多次，情不自禁地把眼泪滴在稿纸上。

距离“七·六”惨案约两个月，故乡掀起了高蠡暴动，迎接红军北上抗日。

党为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，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，为了配合红军北上抗日，发动党团员及革命的农民、革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，举行了轰轰烈烈的高蠡暴动，组织了北方红军。政治委员是贾振丰同志，司令员是李湘农同志，这两位农民领袖，直到如今，在这一带人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